

昌黎先生集

二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

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不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昌黎先生集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一

廿九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
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
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
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
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
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
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
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
則士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尚
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

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
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
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
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
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
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法或因作因承宗
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
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
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

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

或無之人字

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
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
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
已來繼有不績已或作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

劉闢收劔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

史收澤潞等五州

五州澤潞邢洺磁

威德所加兵不

汙刃收魏博等六州

六州魏博具相盧衛

致張茂昭張

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

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

張惛所管。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

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

天授由上或皆字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

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

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

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

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

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

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

古法 昌黎先生卷三十九

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

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

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

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

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

無信字無理甚明亦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

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

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擇杭本作成王曰

足以見二本之謬矣

澤非是

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三方無亦未至利者十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關方本但以酷信閣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剛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為無臣於告賊之人告或捕本無理今悉補而足之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怒臣愚陋僻忝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

三九九

昌黎卷三九

四

世深堂

多

帝舜及禹年皆百歲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

十八年百歲押宮人三十三持香花迎入大內

也帝嚳在位七十九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

十八年百歲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

也帝嚳在位七十九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乃貶潮

十八年百歲州刺史裴度准西必皇甫鑄也

十八年百歲又同佐裴度准西必皇甫鑄也

十八年百歲宿歙州刺史裴度准西必皇甫鑄也

十八年百歲亦謂無識鑿矣此表豈宿所

十八年百歲能了取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

十八年百歲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

十八年百歲禁中韓退之諫逐十五年有

十八年百歲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四年

十八年百歲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

十八年百歲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

十八年百歲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

十八年百歲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

十八年百歲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臣伏以或作

昌黎卷三九 五 世錄堂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

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其後殷湯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

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

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

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

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

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作至非

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大正三史 八日 卷三九

六 世系卷三

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作九前後三度

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晝新書

舊史作盡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

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新舊

史無事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

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材識

新舊史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古今之

作識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其事遂止臣

常恨焉伏惟眷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

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

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無上或

創上或無許字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

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今縱未能即行豈可

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今聞陛下令羣僧迎

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與又令

諸寺遮迎供養迎新史作臣雖至愚必知陛

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

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徇人之心為京都士

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安有聖明

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

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新史作信向百姓何

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

佛二字今從新史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

更字今從新史焚頂燒指至字舊史有所以

佛二字今從新史

字謝本作灼燒作燔新百十為羣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

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

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

史無夫字下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

不言先生之法言史作不言新舊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

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字來朝京

八日黎卷三元世綵堂

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而於

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惑下況其身死已

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

作以又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

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閣被

杭蜀本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

惡茆葦茗可掃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

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使巫以桃茆先悔之楚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新史無佛如有靈能作

禍崇福或作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

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云邵太史曰傳奕上于有漢皆無佛法

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洎

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

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

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貶於

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

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

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士未有不

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

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

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是

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

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

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

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

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九 九 廿三卷之二

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
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
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
死真若知義者及到殿所則戚
戚然嗟有不甚之窮愁形於文
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
罪其以封禪
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驚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

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塞

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

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

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

昌黎卷三九 一 世系堂

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

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

奔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

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

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

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

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

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

面或作親

苟有不便得

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

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

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

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

經舊史作逾

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

瀧

音雙難計程期

程期新舊史作期

颶風鰐魚

遇切

其患

禍不測州南近界

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

漲海連天毒

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

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

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

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為羣

新舊史作同羣

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

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

實為時輩所見推許

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

臣於當時

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

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

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

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

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或作縱臣亦新舊史

非是字尤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四海之

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

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武剋不剛孽

臣姦隸孽或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孫如古諸侯自擅其

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不貢不朝新舊史四聖

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旌

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

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字之下生息理極

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

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

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

也巍下或無之字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

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

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

永年代服我成烈

年下或無代字舊當此之

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際或作時一上或有

之而臣負罪嬰豐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

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

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

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

或作迭非是伏惟皇帝

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

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

是遂以為故事云古者皇曰皇

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

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

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

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

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

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

其臣子生而加諡於人君豈不

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

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或作陳請懇至句于

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是陛下仰稽

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

揚鴻休膺受顯用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

天應道天人合慶作合或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閒

中或作含生之類歡欣踊躍欣一作以歌以舞或

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

人之謂元長上或有以發而中節之謂和無

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

振

昌黎卷三九

十四

世綵堂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

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

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

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

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

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

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

天地矣除剋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

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

矣國內無饑寒

無國下或內字

四夷皆朝貢

無朝上或皆字

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

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

議或作講

或有上別撰泰山梁父之儀

撰下或

按三代之

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微

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

一作憲

假息海隅死亡

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

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

與或作如

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

九十一

昌黎卷三九

一五

世深堂

七

迫彷徨之至

彷徨或作傍惶

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

恕臣愚直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

不

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

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

元和十四年七月其

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

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

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
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
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
二月公
知制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
二月公顯榮頻煩
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
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
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
聞

賀皇帝卽位表

穆宗卽皇帝位公
在袁州以表賀

昌黎卷三十九 十六 廿餘堂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
三日

二字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
閏正月穆宗卽位

于書昭升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

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

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

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

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

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

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

俊又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

未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雖虞

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

四凶也蒼舒贖斂擣戴大臨老降庭堅仲容

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

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

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

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

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

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不獲奔

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

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與之更始令得自

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

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
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
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
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
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
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旃沐朝獎
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
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

二六八

昌黎卷三九

十八

世綵堂

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
和十五年
閏正月
尊母為皇太

右即憲宗懿安皇后
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

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

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

贊先皇彌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

實贊於軒圖

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

文母有光於周道

文母太妣詩亦右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為袁州刺史

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

二十八

昌黎卷三九

十九

世綵堂

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名瑞故以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曆家四季

事

王或正

其日景戌亦主於土

今按曆家四季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

歌卿雲帝乃倡之曰

虞舜由之而作歌

尚書大傳曰俊

之以紀事

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名瑞故以

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

陵或作澤故黃帝因

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

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

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

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

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明當作西北方者京師

王景戌以曆推之十六日也

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

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

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

壽之域以躋以或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

罪身居貶黜之地日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

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

致瞻戀闕廷心冀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謹差某官奉表

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

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

公自袁州召為

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眾所

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和而不同靜

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

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奉

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泰

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

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

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

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

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一

亦更

昌黎卷三九

昌黎卷三九

世

世綵堂

臺省

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

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

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

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

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

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

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

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

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

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

昌黎

卷三十九

廿二

世綵堂

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年五月九月公自袁州召

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

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

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

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

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營乎無為之

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

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

旂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歸于有司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

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

昌黎卷三九 世綵堂

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昂為天街屬冀

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

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

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

此長慶元年劉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

總納土時也

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

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

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

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

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爰初嗣位首

去姦嬖

謂貶皇甫罇嬖或作孽

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

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
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
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
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
以定下土媯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剋刃僅
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
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
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

四十三

八日亥未三九

十四

廿世采堂

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
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
之誠子或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

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
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
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
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
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
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顛自代狀

尚書兵部

長慶元年七月

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顛自代。顛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顛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世綵廖氏
亦梓家翰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表狀

論孔幾致仕狀

或無孔幾字公嘗誌

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
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
負二宜去尚奚頌子言明日奏
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
時長慶
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

或無同字

幾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

行三五

昌黎先生集卷四十一

一

廿二采堂系文

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
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
往看幾幾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
優賢尚齒見幾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
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幾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
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
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
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



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禮下或有曰字致事

或作致仕。按禮記作事。

今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

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

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

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

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

軫音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

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

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

三四十一
小六六

昌黎先生集卷四十一

二

世孫堂

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

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

其或作所

然人皆求進幾

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

或無領字

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

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公為京兆尹舉以自

代長慶三年也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

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
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盜賊未
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
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
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
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

編年

昌黎卷四

三

世綵堂

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

京邑祈禱實頓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

茲黎庶

憫一作憐

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

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

雷或作雲

嘉

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
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
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
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台奏今日太陽不虧

長慶元年九月壬子

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日一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日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台奏今日辰卯閒太陽合虧陛下敬

畏天命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

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

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

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

狀賀以聞

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昌黎卷四一

四

世綵堂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公兩為兵

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顥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

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

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
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
雖高氣力逾勵力或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
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
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

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

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所云

此即謂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
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
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
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為國

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元和

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
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
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
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
史墳一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
作文其新受官受或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
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
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

明五

昌黎卷四十一

六

世經堂

九

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
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
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
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
昌瓊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
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
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為祭
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為
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一臣去年一作右
臣伏以臣去年

其

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

請知嶺外事

諳或

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

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

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

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

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

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

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

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

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

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

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前後所奏殺

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

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

因此凋弊因或作內經二字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

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

實由自邀功賞自作身或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

致殃咎嫉或作怒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旣已往今所

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

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

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

或無併字

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

行狀

昌黎卷四十一

八

世綵堂

九

不伏水土

伏或作服

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

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

存者數不滿百

或無者字

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

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

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

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

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

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

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
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
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
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
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赦其罪戾遣一
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
呼或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
經略使有或處理得宜理或自然永無侵叛
之事

世採堂

昌黎卷四一

九

世採堂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方無在

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

是非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

賀白龜狀體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
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
一人責或竝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
時放免計上或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

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
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
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
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
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
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
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或無狀字吳少陽初

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
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

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
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
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
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
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之
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
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十二
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
馬卒擒吳元
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
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
慮撫循於或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
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執兵之卒四向侵掠

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

攜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飽

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

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

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

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

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

困劇之餘而當天之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

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

不足上一有則字必或作

十

昌黎卷四一

二

世綵堂

九

取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

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

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

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

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

下或有矣字

陛下持之不

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

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

然新史作

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

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

狀中用之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

不欲改也

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

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

什

八昌黎卷四十一

十三

世錄堂

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

便或作更

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

處下

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

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

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
備寇賊若今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
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
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
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
或無

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
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

甚明今
輒補足

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

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

害懸隔

加

昌黎卷四十一

十三

世綵堂

九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

繞一作統

都數

雖多每處則至少

至上有兵字

又相去闊遠難相

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

道

或無分字

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

處使有隱然之望

隱或作殷○按漢書隱

審

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

或四

作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

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

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

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鬥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

廉或作戰非是

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

然或作則

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

伐元濟

伐或作罰非是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

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

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

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

少陽之歿

誠陽或作誠非是

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

行四九

昌黎卷四十一

十五

世綵堂

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

然擬許其承繼

擬或作後

今忽自為狂勃侵掠

勃或作

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

或作罰

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

承命節

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

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

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

為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久朕必不

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

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

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賞厚可令廉士動心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

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

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

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

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賊敗窮失官錢四

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

昌黎卷四十一

昌黎卷四十一

二十六

世孫堂

句

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

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

二十七

昌黎卷四一

世綵堂

元

錢無多

無或作不

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

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

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

又宰相者

或無者二字或無又者二字

所以臨察百司考其

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

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

法行

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

三十九

昌黎卷四一

十六

世祿堂

丁

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

或無所今由一字

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

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
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

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

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

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

師每斤四十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

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作只脚價用

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

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

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

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

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

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

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

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

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

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

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

三十一

昌黎卷四十

二

世綵堂

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

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

三才計

日知錄卷四一

十一

世宗堂

丁

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

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

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

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

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

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

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

國或作官

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

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

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
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
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
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
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
者舉債或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
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
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
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

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

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

云或云六十字恐美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
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
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
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
十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
此上文但云其一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
用二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新法實價
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

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
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
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
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

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

瓶四

昌黎卷四十一

三

世綵堂

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

鹽依時徵價

或無鹽字

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

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

於或作

官吏

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

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

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

午對切

以

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

防或作訪

如有

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

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

稅或作

為官糶鹽子父

三

昌黎卷四一

廿四

廿

廿

廿

廿

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

比下當有之字

今補足

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

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何罪一朝窮蹙

之也

何或作其

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

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

不可不慮者

也或作

一件平叔云

叔下疑

當有云

字或

稱字之類今亦補足

行此策後

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

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

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
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
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
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
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
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世系廖氏
幼梓家



